

史記

冊六

卷之三

三

史記卷七十七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索隱地理志

是鄉邑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

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

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

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

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集解

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有寇即火然舉之以薪置魏王其中謂之烽常眡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薪置魏王

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

也正義爲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

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

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

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

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音

植音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

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

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

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

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

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

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音浦計

反倪音五計反鄭誕生俾音足未故久立與其客語

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

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

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

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謂以侯生徧告賓客賓客

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

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集解徐廣曰嬴乃夷門抱關

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

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

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

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

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
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
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
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
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
軍晉鄙索隱魏將姓名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
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
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
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
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
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
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
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

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
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
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
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
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
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
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
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
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
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
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索隱問音
閉謂靜語
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
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

之三年

索隱畜也

謂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謂欲爲父報仇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

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

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

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

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

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

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

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

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

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

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咄

集解

案上音鳥百反下音

嚙咄謂多詞句

也正義

聲類云

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曰泣耳

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

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
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
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
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
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
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
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
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
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
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
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集解呂
盛弩矢索隱鞬音蘭謂以盛矢如今爲公子先引趙
之胡龕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

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
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
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
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
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
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
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
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
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
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
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
行辭讓從東階上集解駢案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索隱負音佩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

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

以鄣爲公子湯沐邑

索隱

鄣音霍趙邑名屬常山

魏亦復以信陵

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

薛公藏於賣漿家

集解

徐廣曰漿或作醪徐案別錄云也

公子欲見

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

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

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

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

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

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索隱

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

不求士也無

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

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

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

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

^{索隱抑音}

憶謂之以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

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而必稱其各以言其恕也秦王

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

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

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

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

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

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

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

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

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

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索隱魏王名假

高祖始微少時數

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逐卻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史記卷七十七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信陵君列傳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顧炎武曰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而無害于公于姓其辭雖公于其是宋則與本文
是而公其言其意其辭之皆發曰等雖其辭
而無害于公于姓其辭雖公于其是宋則與本文
是而公其言其意其辭之皆發曰等雖其辭
而無害于公于姓其辭雖公于其是宋則與本文
是而公其言其意其辭之皆發曰等雖其辭

風之士也
公于其言其意其辭之皆發曰等雖其辭
而無害于公于姓其辭雖公于其是宋則與本文
是而公其言其意其辭之皆發曰等雖其辭
而無害于公于姓其辭雖公于其是宋則與本文
是而公其言其意其辭之皆發曰等雖其辭

史記卷七十八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

王索隱名橫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

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

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

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

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竟陵屬江夏郡也楚

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爲